

簠
三
尺
片
續

第十二冊

上虞羅振玉著



退樓仁兄左右前月詳復並拓金文想已至當不以愚直
為罪耶頃得七月書知遲會垂念敬謝計月內當邀惠復
矣子貞兄作古聞之不勝愴然本朝之書以劉張為最何
實過之惜亦少有偏處其博學好古非今人所能及詩當
與字並傳其偏處即在目空今人所以進步不能造極然
其功夫力量真莫能及能勿思之耶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禮即是理之自然者文非理不能成非理不能分高下淺
深即判於此有人之見存即已誤却自己識大識小固同

一理也子貞兄之葬文安公託以梦境即是好奇之弊言
事亦是好奇之心不能反身誠求真知學之不足也游歷
不歸以至長往能勿為之悲耶遺集想尚有未刻者詩集
版當在蘇州乞為購二帙也瞿木夫古官印攷證及牀均
兄所續輯者昔年只得目錄乞啟致翁世兄為鈔副本見
寄能即假尤妙必有以報想必念舊早為發寄需費均可
由韓緯功代假也印舉凡例目錄日內甫屬稟恐一時未
能就打本則九十月可成廿帙約八十本一帙啟中所載

尚須增十金伯瑜遠來久稽不能不為之謀行否則聽非
欲自銷也大著古官印攷如有副稿乞賜一閱私印先求
打本一介印舉就正後如以為可又能合增再作數十帙
傳之將來尤大快事官印冊印泥印可用前人之譜皆以
打本刻本同集或以石印摹補唯四明范氏譜印為最多
而頗有偽者未有以真印六七千鈕成書者若可通融增
廣即增大著亦豈靳惜但望有妥細可託可共事又可作
此等事之友如前書所商者刻版印紙彼此互假集古大

成真文字之至幸矣汪詛菴有七印合成為一印者是何
印文乞示及以便檢覓葉東翁有六面朱文秦印今在羊
城四明范氏朱文圓璽至佳字多似瓦當竟文之類秦九
字小璽疾疾除古玉印朱文奇字如鐘鼎刀幣者金印封
爵者石洛侯在東武不唯不可拓並不可見葉氏印曾得
全帙否尚有燼餘數百在羊城也吾兄見聞廣博尚望一
一告我幸甚幸甚書成不能再得子貞文字良用愴然知
必同此意耳牋紙已將用畢尤以無佳羊毫為悶前惠皆

不及舊存存者毫雖佳而單弱不耐驅策新墨苦不黑竹
紙寫書少翻即破尤為悶極手民尤劣遙望唯有健羨次
子厚滋任編印舉之勞以卷帙過繁擇其精者擬為古印
一隅摘取凡例目錄之義記之今年或當可就隨記即付
刻矣 尊藏官印讀過數次謹附管見一紙求正尤望時
賜尺書也手復即問著安不具第陳介祺頓首同治癸酉

八月廿四日庚子戌刻

小倩仲飴患瘡甫愈唐石尚未能拓尊冊所用印泥自

制耶抑購者購則乞示其直極大磁乳鉢鉢厚大者為
佳新者如可用求代購一二件戕紙等所需緯功尤至
蘇可令各肆寫目交之已託為代付矣竹紙或可問賬
本鋪中索紙樣否又行

兩壘軒官印

樂昌侯印疑

挑鄉侯印似偽

武昌亭侯疑

西都侯印西都二字過奇

都鄉侯印疑

臨水亭侯似偽

陽平君印昔於清儀閣中疑之今尚然

強弩都尉章偽

宜揚將軍章疑

反初疑前或似平即稗後乃定為右之从又與空右將

軍一時物首一字完未可定將字則無疑

牙門將印偽

騎部曲將小者偽

兼平北司馬印偽

漢假司馬偽

楨翰甯部司馬翰即幹

陳留太守章偽

猥司馬之印似猥字余有折衝猥千人印

陽翟令印須攷定

需安令印需似非需

離水長印疑

桔柳長印

潁川西湖之長後人印不可入

沛祠祀長攷祠祀長為漢初官篆文卻不似

平原徒丞印偽

都水丞印疑

新汲左尉

帳百行事勝於五義行事而

未可辨 帳下行事行事云朝官名又有統帳督官

名曜書當詳之 典韋將親兵數百人常統大帳

蠻夷邑長疑

劍士 所見皆偽

辨釋僅據打本即乞教之

楨翰甯部司馬左傳平板翰杜云翰楨也正義釋詁云
楨翰榦也此印之官當是掌軍中築壁壘者故曰楨翰
甯部安部曲也

葉氏有蒲塞口執姦經火今歸余

逸樓仁兄左右前後二書想均察及茲有舍親竹朋兄奉
贈所著書畫鑑影一部乞檢存續泉滙稿今甫轉寄于年

尊處所存古泉書並拓不可不由伯寅兄致子年采入也
此請著安不具第陳介祺頓首癸酉十月二日

退樓仁兄左右十月十二日奉九月十三日十八日廿七

日手復三書並告金漢瓦各圖拓敬謝敬謝得論起居安
善慰慰並承虛懷不以直言為妄具見識學不同流俗無
所遺忤欣喜莫喻唯矧氏書及拓友事未得知是不易尚
乞在意也所詢者效彝非古佳書而非偽且有後人刀剔
痕剔字切忌用刀尤忌損字邊虛鋒也此種愚皆謂之鈹

古無彝尊彝器之重而常者之通名也拓本不知何器
姑名尊彝可也冊父乙鼎摹字未得神又易偽故云爾自
可存作字以下筆具一画之力乃道健鉤字亦須知子貞
兄用筆法中鋒直立運腕而指不動又不失乃得神筆弱
而指動則大遜凡用手之事皆以指不動為法此近年所
自得也岑妃殷自偽不過勝於乙亥彝耳與箕鬲皆必不
可存且既歸他氏則無容周旋今人尚可與口舌爭豈可
留為後來君子所議耶收藏精富著作不朽如兄不可不

以愚為然而闌入可疑尋常之品也二版皆劉氏故物所
收或未別本非別有其一今存澈益矣釐量形如此柄
後空中以受木柄旁有穿以受杙李氏者乃宋施百故物
鮑氏者乃陝出吳氏者宋人通柄增古獸環代鑿又增四
足如匝鮑器容李器之二又半吳與鮑同有穿之版自是
施木量者餘所施或有不同今不可知矣古人五量皆謂
之量殆大小之異耳圖製成再寄琅邪秦石穀拓多五六
一行尚有東面字極多而一莫辨矣漢瓦全者聖公府有

之畢秋帆聞亦有之可藏當其所遺此種非宮殿圮後幸
完乃用餘或止瓦之地所出也圖乃大舟也法不及陳南
料竹林也圖以尺寸為主須以細銅絲或細竹筋密排於
版中使損抵於器之中則大小可得其真曲折悉合然後
側之以見器之陰陽向背之情然後索者就古器寬平者
拓文就器而槲合之則不失矣陰陽向背圖器同審自合
合則刻木拓之亦佳洋照法亦佳惟前大後小又須器上
紙再拓墨綠色乃可照中土人能此者可試之而不可使

携版往縮圖則必記其小於器幾分也好古以文字為重
全瓦與鼓究近玩物稍緩此等正可肆中收其重者此言
亦他山之助也彙字許印林說在第八卷或小倩吳仲飴假
去檢過再寄古印就打本亦可見其八九六朝極劣者筆
画亦非今人所能為多見真用心知三代至六朝用筆之
法非其族類者自望而可知然躁心則必有失學問之事
小道亦然也印泥無他只在好砂極細秋壑勝於徽宗亦
不過極細耳尊印自比清卿學使者為勝似林均之弱而

書卷過之矣蓋未得古人用刀之法也此次所寄各拓未
繳切望求清儀閣拓法吾數人共效之也殘詔字尤乞精
拓佳墨墨無他佳者只是黑上者油煙燥堂中者即佳松
加油也愈佳愈輕次者松烟上浮者下則餽烟與木灰耳
蔡氏鐘亦曾得拓本似非偽而吉直下通亦可疑若筆畫
中銅綠相融為一而又有跡則確否則直可逆減然終不
如親辨鐘之佳而可以重直求之況已有佳鐘二祿康當
名受尤佳亦可以從容圖之何如許丈說虺其字也為索

隱文則確甚否則兩可器文自有名非名鑿則定矣尊著
勿過拘定成說而汰小而尋常者亦甚足自豪傳古在精摹
其文多見則釋可通而闕疑以待後則書易成遇佳品不
可不先刻不必已有諸家說多刻則傳必久且大矣阮氏
喪史實鉞甚佳今在吳氏劍士印以銅質驗之此亦鑿別
之一法此一切近詳於予丰伯寅書中可向伯寅索稿也
第所寄書求令鈔胥寫付有相質者則批注尤感金文收
存者付一目以免複遺頌鼎確有其事筱兄寄拓云三百